4397
史228·2 [redacted] :89
574, 2
3/wp =
史222
574
部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七月丙子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覩今年二月赦書常平錢物依舊施行詔令既下中外曉然至四月復有指揮申明前令而青苗之法行之如初近日責降呂惠卿詔命復有首建青苗之詞反覆二三人情疑惑臣近曾具狀論列未蒙處分臣竊以號令天下以信爲主始謂青苗無益百姓罷從舊法曾未累月俄復施行今又以責首議之臣而其法尚存初無釐改臣愚不知朝廷大意安在以謂此法當存則從舊法之赦責議臣之詞布滿中外矣以謂議者有罪則斂散取息至

今行之二者之間無有一可外無以示信百姓下無以塞彼責者之心其於國體所損非一又況青苗之事自熙甯以來議者紛紛利害固已較然明白臣不復具道伏望速賜檢臣前奏特降指揮用今年二月詔令應常平事並依舊法施行貼黃稱前降指揮依常平舊法施行於理自是熙甯以前提刑司舊法而異議之人猶謂舊法是熙甯後來之法故欲緣此復行聚散之事今須明降指揮依嘉祐舊法施行此奏以七月二十一日上今附此前奏以六月二十六日上已移見本月日

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奏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公事陸師閔奏勘會成都府利州路經制數內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元未曾置場外其嘉州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並無蕃蠻馬到馬數今來未敢廢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相度聞奏本司今相度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並合廢罷從之此據嘉州編錄

庚爲之從尚書右丞呂大防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請也五月十二日詔太祝兼奉禮初罷太常寺太祝少卿鮮于侁言神考釐定官制太常設奉禮太祝各二員事合古制理難廢減請復置仍請自朝廷選學行之人詔從之五月十二日所書乃云太祝兼奉禮不云罷太祝此云復置太祝與前書不同當考呂范等建請在五月二十二日

丁丑詔太常寺仍舊置太祝一員以呂誨子宣德郎由監察御史孫升言知濮州盛南仲近除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南仲行已無恥不能防閑其家伏乞追寢除命以允公議詔淮南轉運司體量詔實以聞南仲除漕在六月二十八日要見後來如何詔懷化

中鎮寨雖曾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今來未敢廢罷奉旨

將軍管勾蕃坊公事新雅托勒遷歸德將軍以廣東轉運司言乞用登極赦特推恩故也　尚書省言監司廳宇所在及所部州縣刑獄除依條點檢外不得令承勘官吏取稟推鞫著爲令從之（新本刪去）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以天下之可哀者莫如老而無子孫之託故王者仁於其所求而厚於其所施此遺囑舊法所以財產無多少之限皆聽其與也或同宗之戚或異姓之親爲其能篤情義於孤老所以財產無多少之限皆聽其受也因而有取所不忍焉然其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而立爲限法人情莫不傷之不滿三百貫文始容全給不滿一千貫給三百貫一千貫以上給三分之一而已國家以四海之大九州之富顧豈取乎此徒立法者累朝廷之仁爾伏望聖慈特令復嘉祐遺囑法以慰天下孤老者之心以勸天下養孤老者之意而厚民風焉如蒙開納乞先次施行從之（新舊錄並稱臣僚上言按此乃王巖叟奏請也今具載之）　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言本路五州軍穀價甚貴蓋自軍興之後舊田或廢新田未闢地產全少請懲客人邀求厚利及銀絹鹽鈔公據價必平經費漸省仍著爲令從之（二錄並同此必有誤）　詔都省每季差省曹不干礙郎中一員赴榷貨務檢察見在錢物幷交引數目申省及令戶部差元豐庫監官一員不妨本職兼管封樁米鹽錢物令除本務當支外每旬據見在數交撥封樁（新本刪去）侵擾役人條法頒下諸路從蘇

所奏也（轍五月二十六日又六月十七日兩奏）　刑部言權知徐州馬

黙奏昨都轉運司指揮凡軍人偷盜本司物並申本司
牒安撫司行刺配望看詳所犯情輕者並給公據放還
今請如所奏委提刑司看詳仍具放還人數犯因由以
聞從之新本削去詔承代保甲教閱之人願投軍者如中
保甲第一等弓弩許令招刺所增例錢物給其保甲正
身並家人如投軍年二十六已上中等弓弩減一指招
刺二十五已下更不用事藝累減開封府界準此新本削去
　監察御史上官均奏臣竊見前日敕令太中大夫諫
議待制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茲見陛下博收羣才因
能任官之意自三代以來設官分職雖多寡不同然取
人大要不過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而仲尼之
門論其所長亦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已今以十科
取人其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選固已兼取然論取
士止於治財賦聽獄訟斷請讞三事而已竊恐取士之
目有所未盡何則能治財賦者未必長於聽獄能聽獄
者未必長於斷讞能此三者未必寬信敏惠足以長人
今之所謂長人之官者守令是也今之守令雖有累歲
月用薦舉關升之法然至於劇邦大邑若止循資序不
加選擇恐未必得人有美錦學製之弊不獨如是自比
年以來郡縣考課之法文具而不行未聞擢一良守進
一賢令以勸天下故郡縣之吏亦務爲碌碌細故謹守
繩墨治簿書督租稅而已未聞諄諄慈良以治人爲意
蓋自非豪傑自信之士未有不待賞而後勸也若褒賞
不加薦舉不及天下守令長於理劇者豈復有亹亹樂

進之心哉臣欲乞於十科外更益以材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爲一科劇郡大邑有闕因以除授如此則人無遺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勸矣守令勸則郡縣之政理天下之民被朝廷之德澤而太平之功立矣均奏此以七月二十二日奏不報均又再奏久之乃立知縣縣令治劇保舉考較法均奏以七月二十二日不異但論說加詳耳令治劇保舉能治劇條考校法蓋采用均言也舊錄先於五月六日書保舉能治劇條又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重書保舉條并立考較條新錄因之皆誤也七月一日再奏無月日其再奏與前奏乃行十科二十二日均乞益理劇若五月六日已有能治劇指揮即均不應於七月二十二日方更申言兼行十科則能治劇者固未有專令保舉指揮其誤明甚合削五月六日所書獨存十一月二十二日所書仍以均奏疏附七月二十二日戊寅前吏部侍郎蘇頌爲刑部尚書頌初除喪也已卯上批近夏國累遣使至雖懷恭順而其情難測可戒飭邊將及陝西河東邊郡密爲備禦各須將領兵馬芻粟幾何可備緩急仍同轉運司計置糧草具委無闕誤以聞　左僕射司馬光等言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啟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古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自朝至暮省覽

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分付六曹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諸司及諸路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準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卽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鑿限若有稽違卽行糾劾卽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展限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卽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判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爲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卽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卽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乞合兩省爲一劄子後列

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專置一司委以點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益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八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腳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非三司國計虛贏所繫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外內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請收天下諸帳臣未悉爲收錢帛等帳耶爲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爲依熙甯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若依熙甯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甯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甯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

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爲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八月二十二日戶部云云

轍言蓋不行

蘇轍又言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甯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其以爲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改去弊法既已略盡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然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爲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語云近日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爲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祿養官吏分給土伍崇奉郊廟綏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少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

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若非左右造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爲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

庚辰詔梁山軍撥往萬州租稅令轉運司逐年科折只就本州輸納　詔堂除官應避親者到官後限一月自陳　內批近聞馮景同水陸院主守智理會地土是本人故父德誠於熙甯年中獻此地土與秦晉國夫人作功德院聞德誠亦曾受卻銀帛其事理曲直顯然自今後如馮景更有詞狀尚書刑部不得承接（御集七月二十五日）

門下省言刑部刪修到不以去官赦降條件看詳當職官以職事隳壞曠雖去官不免猶可言至於赦降大恩與物更始雖劫盜殺人亦蒙寬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竊謂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內所留尚多所刪尚少今欲更刪改存留從之（蘇軾自疏可附辨）

右正言王覿言臣伏覩近日詔書（覿自注云七月二十五日奏臣伏覩今月八日詔書今既以詔書係六月二十八日故改稱近日）蕩滌隱慝闊略細故以開詿誤自新之路天下幸甚然臣竊觀自古仁聖之君莫過於堯舜而堯之爲治其大要乃在於辨哲而惠故巧言令色者不得售其私惟其難壬人故懷姦挾詐者不得遂其惡於是堯乃得以致黎民懷之而舜乃得以致蠻夷率服也伏惟皇

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以來登進忠賢放出邪惡可謂哲而惠矣可謂難壬人矣惟能不倦以終之則黎民懷之豈滅於堯而蠻夷率服豈愧於舜哉今者下寬大之詔推曠蕩之恩凡有誤先帝任使之人一切不問者聖意以謂罪顯惡鉅者皆已去矣彼隱疵細故猶治焉則非所以包荒含垢之義也故渙然施惠而一洗之以慰安衆庶之心臣雖至愚尚復何疑而過計議論以蹈衆怨之機乎臣但見詔與事違而名與實異人情之所共駭故不敢嘿嘿以爲取容之計今復爲陛下一論之詔曰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陛下亦常深察乎罪顯者果已皆正耶惡鉅者果已皆斥耶若猶未也則民之具瞻安可欺世之公論何可誣也彼碌碌一官不當權要罪顯而未正惡鉅而未斥者固不足慮而坐廟堂之上執政之間陛下日與之謀議可否天下之幾政者猶有其人焉張璪是也故詔下以來知識之士忠義之臣莫不憤惋歎息以謂罪顯惡鉅之人方在君側而謂之罪已正惡已斥則欺罔蔽惑之患可從而知矣雖在畎畝猶當疾首蹙額而爲朝廷憂況如臣者待罪言責爲陛下耳目之官乃忍鉗口結舌而安處乎彼張璪之姦邪欺罔臣自今年二月以來累有封事具陳其狀及竊聞臣僚論列者非一陛下不惟置而不察方且明詔中外諭以既無罪顯惡鉅之人餘皆一切不問矣璪得乘此以自負而膠固其邪黨臣恐自今以往邪黨無射隼之憂而朝廷有養虎之患不惟如是而已且使天下

有以窺朝廷謂左右大臣罪顯惡鉅如張璪而陛下猶不知之則四方萬里之遠百官羣吏之衆何以廣覽兼聽而坐照其姦邪臣以爲陛下不速去璪無以解天下之惑無以破羣邪之黨無以隆朝廷之勢也惟聖慈深察而詳擇焉天下幸甚王覿奏自注云七月二十五日

畧見九月二十四日璪出時誤也元祐雜錄亦繫之王上此新錄以此章爲林旦所作

覿當九月十四日以前林旦固被彈糾矣自二月以來累有封事

論列當考

壬午右司諫蘇轍言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卽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霶霈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改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八戶一例除放則所放八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爲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餘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卽令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算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八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三百貫以下八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八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二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

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三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五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止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元豐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爲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爲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失六千貫臣所乞放二百貫以下欠戶錢數於見欠錢數中十分有九之一卽是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十貫而已

如九牛一毛不爲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爲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八每八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其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騷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恬而不怪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著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卽放無錢卽禁榜笞捽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肌入髓社稷之利不可深計然臣竊見太府寺令歲終細數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其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奬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算今來既見市易已支

見在實數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請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甚深雖已經責降尚竊有民社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轍備錄進呈如左貼黃稱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惟當直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卽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明堂赦書應內外欠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蓋從轍請也三年四月末李常奏議更詳之市易司人戶見欠二

癸未正議大夫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落致仕爲戶部侍郎中書舍人蘇軾繳還詞頭奏曰臣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義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爲

禮義廉恥之風若起之於既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則必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絕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材之流亦塵盛德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已而右正言朱光庭亦論建中常才衰耗將奚所用詔建中除命勿行光庭言據元祐章跡得旨在八月二日今并書

刑部郎中杜紘爲右司郎中奉議郎杜純爲刑部員外郎八月十四日朱光庭云純宜令且在河北一右司諫蘇轍言杜紘命下之日中外疑惑以朝廷用人必分流品清濁尚書左右司郎官總督十二司之事至其遷擢高者多爲左右史下者猶爲直閣修撰領三路都漕發運使不一二年卽爲

侍從自非清望正人不與此選謹按杜紘人品凡近不知經術以誦習法律進身自熙甯元豐以來爲刑部官諂事宰相王安石王珪蔡確以下脂韋便佞無不得其歡心雖杜純親弟而純以直進紘以諂聞兄弟異心眾所共悉初修熙甯編敕紘與其議害民之法皆經其手今復爲詳定官奮筆改更非笑前書略無愧恥翻覆隨時一至於此兼與楊汲崔台符共事歲月甚久大理寺所勘採報過公事事干官員皆刑部下法朝廷近以所斷多有枉濫差官理雪凡所平反十至七八汲台符既以官長被罪如紘等皆其屬官朝廷雖闊略不問至於非次擢用豈宜遽以及紘竊恐賞罰失當使天下不服而汲台符亦得以爲詞爲損不細或言紘近日押伴西人朝廷授以指蹤使紘與西人商量事得了當右司之命益以爲賞臣以爲此有司常事不足以爲功況爲官擇人當以流品爲急若以右司爲賞恐非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之義伏乞追回前命以厭公議（書八月七日又奏二年五月十三日紘自右司郎中選大理卿轍言初不從也）（蘇轍論杜紘在八月一日今并）

祕書少監提舉崇福顧臨直龍圖閣爲河東路轉運使（臨出使當考）

宮韓宗師再任理提刑資序以宗師自陳父老從所乞也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近除張公庠廣東轉運副使不當以疾辭詔公庠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朝請大夫張公庠權廣西運副事在六月八日）

中書省言左僕射司馬光以足疾免明堂大禮使詔改差右僕射呂公著爲大禮使門下侍郎韓維爲禮儀使中書侍郎張璪爲儀使同知樞密院事

安燾爲鹵簿使尚書左丞李清臣爲橋道頓遞使供備庫使張楙押賜夏國主生日禮物內殿崇班安愈押賜中冬時服仍假閤門祗候　戶部言乞罷市易所置賣鹽場從之　又言今諸路寺監錢物悉收歸戶部獨府界錢穀舊係三司主管今歸府界提點司未曾釐正亦請收歸本部從之　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言本路五州軍皆極邊難於和糴常患客旅邀價請詔茶場司毋得於並邊州軍博糴斛斗及茶場司應副熙河路錢九十萬貫聽於本路五州支撥從之　翰林學士兼承旨鄧温伯言學士如獨員每兩直乞免一宿候有雙員卽依故事從之　詔府界三路保甲遇本戶災傷及七分以上並免放當年冬教訖奏（蘇轍初九日奏）　刑部言刑獄案可以兩斷者更不取會單狀著爲令從之甲申詔武學上舍生補中及一年公試弓馬策義兩次皆入優等不曾犯五等罰令保明聞奏量材錄用仍每年不得過一名令看詳國子監太府條制所立法　詔沙苑監撥入右廂提點司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太僕寺狀沙苑監先隸河南監牧司昨因廢監撥歸羣牧司尋因置羣牧行司撥入行司管係其行司後改爲提舉監牧司更不管今已降朝旨撥入右廂提點司卽買馬監牧司更不管係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司名合除去監牧二字從之（法冊二年二月十六日密劄此事或不須載）　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

澤不至餓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舉轉運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絕合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豫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

是月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聞之衡策不調雖造父不能善御法令不一雖有才不能善治故曰謹乃出令言謹始也又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謹終也聖人制法令於堂奥之上熟復戰兢若不得已者故其出也天下信之以令則行以禁則止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若始之不謹既出而反之則何以示信出而勿反則將有受其敝者矣由此言之始既不謹雖欲謹終不可得矣恭惟陛下即位逾年加惠海宇修備政事大要專以便人天下幸甚然累月以來法令寖信議者竊有疑焉夫法非不善而施行之際使議者致疑此亦不可不察臣謹條列一二以槩見其餘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天下知之久矣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敘天下望之又久矣造法不謹其始施之倉卒故改而立雇募之議又爲招募之法而法至今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弊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爲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

事大事也四方傾耳拭目以觀盛德之舉而反覆二三雖近侍講議之臣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尚何以使天下信之陝銅之禁行之未幾復浪以五斤勿禁一開其端則輕重多寡誰復可辨官司固未易家至而數之禁而不能止與不禁同大河職事河北轉運司言之則屬轉運司都水言之則屬都水矣夫二者必有一得則亦必有一失矣此其小事然推此以類言之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猶以爲反令況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天下則曷若謹之於始乎今朝廷建一事命一官令已行矣議者必曰此未也且將改之曾未淹久而議者之言果信臣愚未諭朝廷知其不可而姑爲之以待改耶不知而偶爲之耶始議既粗行之必有抵牾拾遺補過之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爲廢職言而易之則爲反令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遠慮熟計詳重出令其始既謹度可以必行而後行之則至其終也不可反矣惟陛下加意留神思之毋忽上以嚴政令下以示信四方又以杜塞異議使無所幸其失今日之治宜莫先此

安置此奏必在惠卿安置後又摯稱銅禁河事銅禁在先四月十八日後未見摯奏不得其時按青苗首議之歸都水則未見摯奏稱即位逾年或當是四月五月間然恐太早姑附此於七月末更俟考詳

臣即呂惠卿以六月二十五日侍御史呂陶言陶言改役法及今半年年自二月至七月通閏凡半年也附見七月末殿中司自相疑貳益有幸差法之不成而欲伸其志者有觀見朝廷改更役法以來及今半年民間已安其事被差並無糾決祗應多是正身驗之人情良以爲便惟是官

望俯仰伺勢之所在而不復究利害者有偏蔽不通而好異立奇者州縣不敢決而稟議於詳定詳定俟監司之請而後裁止奏報屢上多非綱要辭教數下殊少適從臣竊原朝廷差役之法責其力不斂其錢欲其均不使其幸條目萬變大槩不過此兩端而已雖朝廷寬給期限使天下詳盡利害而當職之吏所見不一或欲單丁女戶官戶寺觀出錢以助役人之費或欲放戶長只差甲頭催稅或欲存留散從官仍舊雇募上下紛紜何時可已陝西一路尤未就緒蓋呂大忠等有此相度行下州縣屬官因而議論不同且女戶官戶等不許出錢幷放甲頭差戶長自有著令除招衙前及久來投名人外其餘自合於差法到日並罷支雇錢雖監司旋有申請未見允從而州縣既有詔條自當遵守豈可既差戶長仍置甲頭更留散從官尚支雇直悠悠之徒違戾如此臣恐日月淹久大法未定民間疑惑即於治體深有所損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截自某月某日應役人除衙前許招幷使院職級弓手節級許存留曹司庫子欄頭之類充投名人外其餘役人如敢尚支雇錢者並以故違條制論罪示天下以必行之意庶幾役法早得成就無使小人幸其不成又言臣訪聞鳳翔府散從官五月分支雇錢元未放散幷寶雞縣已依朝旨差戶長訖又依轉運司指揮令甲頭催稅顯見違法騷擾伏乞下提刑司更切體訪如實有此即乞詳酌施行近日朝廷以青苗爲常平條貫有出息指揮人皆謂依舊散青苗取

利今役法遷延未定上下異論人皆疑依舊斂錢募役此二事最爲切務而命令如此於今日之勢不爲小失陛下不可不留意執政不可不定議也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竊見自陛下臨御以來講修政事興利去弊大槩已舉惟差役一法見今詳定尚未成就竊緣當今政事所該最廣所繫最重者莫如差役又四方人情事體輕重參差不等尤在審行裁度立定逐路條法庶幾民力寬裕可以經久無弊臣竊見昨來役局所立條約行下州郡前後不同是致郡縣官吏視聽熒惑無所遵守蓋緣當時講究不熟施行太遽所致又況役事所該最廣所繫最重其役局官吏往往只候諸路文字齊足便行立定其諸路轉運司多不用心親訪州縣事體至有遣人到京聽探役局官吏意旨竊恐所上役書不能周盡民間利害只如當時役局所辟屬官既緣才選必能深知役事自合候役書成日方別與差遣如屬官張璹到局未數月便除京東轉運判官臣竊恐役局官屬只籍此歷涉爲進用階漸無意熟究利害成經久大法不足以上副陛下恤民之意臣聞治天下之術在得民心而民之所重在財與力財力有餘則給足而知德上之賜財力急迫則窮乏而有乖怨之心今日差役實天下財力之所繫民心恩怨之所聚立法不可不謹也朝廷昨來所以罷役錢而復差役者以前日之法爲未便也則今日制法尤須委曲講究使民間所出財力寬裕於往時而使天下之民耕田鑿井佚居飽食仰戴陛下

之德澤實萬世亡窮之利豈特一時之便哉臣竊聞熙
甯中王安石秉政當時所議法令不務詳講利害惟以
速成自任偏說爲意官吏稍有議論指爲沮毀新法行
之纔二十年民間以爲非便陛下臨御廢罷前日之法
十已八九臣以爲制天下之法者當因天下之心因天
下之心者當收天下之論議然後利害詳悉無偏蔽迂
泥之患臣欲乞候役書成日且送侍從官尚書侍郎及
臺諫官以上各限一月看詳如有所見不同卽具本末
申都省三省參定可否奏上然後頒行所貴曲盡利害
永遠可行若只據役局官吏詳定便以行下竊恐講究
不盡難以持久法行之後雖許內外臣僚旋行申明又
復衝改紛紜歲月未可遽定非所以重朝廷法令之意
事體至重誠當今之急務惟陛下爲天下計留意而加
察焉張璪除京東運判官在七月戊辰因以均章附此月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刑部言寶文閣待制章衡知眞定府衡以罪落職法當檢舉詔更候二期取旨　吏部尚書孫永言故天章閣待制周孟陽事英宗藩邸神宗朝嘗爲侍從死京師貧不能歸葬一子定民進士出身至不時調官詔以人船還其喪至揚州敕本州量事應副又令吏部先次注定民本州合入官　詔今後蕃官不許充漢官差遣先是河東路提刑兼權管勾經略司公事范子諒言國朝置蕃官必於沿邊控扼之地賜以土田使自營處官資雖高見漢官用階墀禮所任不過本

部巡檢之類平居無事氣志懾服故緩急之際易爲驅策近歲蕃官有換授漢官而任內地次邊去處甚者擢爲將副與漢官相見均禮於事禮未順故有是詔范純粹先有此奏當考

司馬光劄子勘會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賤糴凶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糴夫須令賤糴凶歲穀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三代之良法也歷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糴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糴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糴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甯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爲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糴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

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員體察在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厰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溼之地有斛斗難以久貯者卽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拋降收糴纔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卽行出糴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爲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爲中等價錢幾錢以上爲上等價錢以下爲下等價錢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年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卽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卽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糴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卽不糴糴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平提舉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糴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糴糴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糴糴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歷子候到吏部日與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薦饑民無菜色又

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便司斛斗見多沿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糧處更不糴常平倉斛斗若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擘畫申奏施行從之其後王巖叟言臣伏覩昨降朝旨文雖詳而未通四方來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舊法但遇年豐物賤即於市價上添錢收糴如年儉物貴即相度在市實直價例特減錢出糶此所以爲常平今既限以價賤至下等方許收糴價貴至上等始得出糶乃是必待豐歉十分而後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視而不敢糴糶臣恐久之天下救災之備寡而傷農之患深失常平本意遠矣臣乞依舊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

揮外餘約束新降朝旨別行修定頒降貼黃稱朝廷近遣官淮南賑濟已降指揮雖係十年中價或比常平價稍高亦權收糴即見三等之法未便兼訪聞諸路州縣自被旨後來往往不敢施行伏望詳酌速賜指揮王巖叟論奏不得其時附見侯考遣官淮南賑濟可考其時也七月二十九日蘇轍論淮南災傷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八日巖叟又論災傷七八分已上方許貸穀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非是 戶部尚書李常建言伏見現今常平坊場免役積剩錢共五千餘萬貫散在天下州縣貫朽不用利不及物竊緣泉貨流通乃有所濟平民業作常苦幣重方夏蠶畢工秋稼初斂絲帛米粟充滿廛市而坐賈蓄家巧以賤價取之曾不足以酬其終歲之勤苦未免飢寒之患良可愍也臣愚欲乞命有司議於天下州縣各置平糴一司以選人領

之（縣欲令主簿兼管）倣古常平糴糴之法於夏鑊秋稼之時就其直賤也加數分而斂之及其價騰也裁數分而出之但無虧兌價廢求贏息無事酬賞惟以利農桑之民爲務庶乎貨泉流通四海蒙福三代之仁澤也貼黃稱臣今所謂雖與前日置常平司名同而實異常平平糴之法古者所以利農桑佐貧弱蓋志郵下而利人則爲良法志在於斂財而害人則爲惡政今積錢至五千萬貫而坐視農夫紅女賤易穀帛而未免飢寒殆非仁術也又稱方其糴買時雖加以數分其價終賤及糶賣日雖減至數分其價終貴然則設官一員置吏數人以其贏餘足以贍給而不耗縣官之經費又於吏部可增闕數百處因以消積滯冗員又稱今除見錢外見在穀帛復有二千八百餘萬石匹等如朝廷未欲盡支動見錢且以一千萬貫兼此穀帛等置司亦可以施行不報（李常乞置平糴司據本集附見司馬光三等糴價後既無施行雖不載亦可然要知當日所管常平錢帛數須具存之）

御史中丞劉摯言舊例舉官皆有定員惟京朝官大小使臣陞陟每歲不限其數請應在京臣僚依外路比類限定員數詔吏部立法以聞　刑部言大理卿王孝先奏吏部考功因京朝官選人大小使臣磨勘并闕陞或注授差遣會問本寺有無過犯公案在寺如係笞杖已該恩去官及舉覺自首原免者欲乞並不作公案在寺回報令吏部且與依例差注磨勘後有特旨即從改正從之　詔河陽觀修北使驛亭溫縣宿頓以至德河陽縣中頓以清沇汜水縣中頓以行慶館爲名（王朦在丙戌

右司諫蘇轍言臣伏以天下之治寄於守令守令之
衆朝廷不能盡知其要寄於監司方今民力凋殘疲瘵
未復見議差役措置未定正宜使監司得人以督察州
縣朝廷近日沙汰殘刻之吏多係提轉等官民間承望
此風思見循吏然臣竊觀近日所命頗未得人博采公
言略見一二如李之紀楚潛王公儀皆碌碌凡材無善
可名不知何以獲用至於餘人又加以過惡如孫路奴
事李憲貪冒無恥程高諂附賈青借名賈珠鍾浚天資
邪險累作過犯張公庠爲事刻薄不近人情張璹久領
市易與牙儈雜進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
陛下誠欲尊重朝廷愛惜民物則如此輩人皆未可輕
用也或言朝廷近令侍從以上博舉監司名姓既聞率
皆注籍每有員闕執政不復遴選一切揭簿定差是以
賢愚並進人物雜亂竊惟中外侍從其徒實煩被詔舉
官初無旌別承舉即用近於麤疎而欲待其不職乃坐
舉者天下之廣監司得失朝廷未必一一詳知民獨何
幸枉被塗炭自古用人實無此類臣欲應自前所用監
司令執政更加審議其尤不可者當與改差今後差除
須名迹著聞公議共許然後擢用庶幾監司稍得良吏
不至害民此最當今之急務也（李之紀三月二十八日廣東憲楚潛六月一日廣西漕王公儀七月二十二日夔漕孫路七月十二日陝西漕程高七月二日夔漕鍾浚六月二十三日鑄錢張公庠六月八日廣東漕張璹七月十三日京東漕五月十二日韓川所論不得其時附初二日蘇轍下）臣竊見御史韓川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

之人不可不爲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材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職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聲譽則愛憎毀譽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其舉主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審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候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爲晚是月六日簾前對韓維言光太拘資格更參詳 御史上官均言前詔侍從舉堪爲諫官各二人又詔薦中外之臣以充監司之選夫愛憎好惡者天下之常情好則相譽而忘其不善惡則相毀而忘其所可稱方陛下臨御之初人情未敢營私繆薦竊恐法久弊生背公徇已薦舉之人惟親與舊則公路塞而眞才棄矣願以所舉盡報御史臺臣等得以盡知得失所薦非才顯加譴罰則眞才實行可坐而得而疎遠寒畯之士無不用之歎矣

元豐八年十月舉諫官元祐元年二月舉監司三月二十三日均始爲察官此言不得其時附見韓川云云後均集有此全章更詳考之

已丑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張頡爲戶部侍郎右司諫蘇轍言頡猜險邪佞狡愎闇刻具此八德了無一長除目初下中外驚疑臣非敢風聞臆度謹具實狀如左一頡

爲廣南運使日朝旨那移兵馬就食全永經略使趙卨爲見順州戍兵年滿合替遂差兵戍順州卻令順州替兵就食全永頡但知出納之吝恐往來戍兵縻費錢糧一日之間四次移牒故作行遣申奏趙卨不肯移兵又奏卨暗添韶州雇夫錢六萬貫又奏卨違法差衙前朝旨令卨分析乃是頡判狀令差卨曾具元判狀繳奏其餘所奏更無一事稍實因此挾恨遷怒詬罵桂州官吏作綠衫下包個奴婢名呼趙卨仍罵作賊提舉官劉誼曾具事狀奏聞有旨罷轉運使一頡爲轉運使日有安南般糧夫數千人逃還已經曲赦放罪每人只有欠官米錢七百後來頡欲差人往全州般糧遂召陽朔縣令魏九言臨桂縣令李譯勒令差兩縣逃亡夫往全州般糧仍令九言取本縣百姓莫飯奴等七人狀云所欠官錢七百情願往全州般糧塡還其七人中有三人不係逃亡只取四人情願狀便差數千人況欠錢止於七百而全州水路二千餘程豈有情願之理因此溺殺人不少致人戶經提舉司過狀亦是劉誼具事由聞奏方始住差一頡爲桂州經略使日有安化州首領以本旅饑饉依舊例借糧於宜州頡指揮宜州不借一粒致夷人作過於省界偷牛因此夷漢互相讎殺頡更無方略直令宜州興兵討之致本州官兵陷沒頡又遣數千人令供備庫副使費萬往討之全軍皆沒頡又遣路分都監王奇知宜州仍以數千人入討全軍覆沒事聞朝廷先帝爲之旰食遣謝麟將數萬人費百餘萬貫竟以招降

而定頡既措置乖方致陷兩將兵馬而費萬王奇之死又不以實奏因轉運使馬默等論列朝旨差賓州推官朱恂取勘因此落職奪官知均州右臣所論三事皆有文案可以覆驗據頡處事乖刺致寇覆軍與沈起劉燮同罪理合誅竄所以累次常獲寬宥者蓋其家素富本以行賂得進鄉近辰錦多蓄奇砂嘗以獻遺前宰相王珪珪每出示親客云此砂張頡所獻以此曲爲蓋庇今來縱未黜廢豈可特膺非次擢用兼臣訪聞三省執政本不知其人失於采聽爲薦者所誤若置之戶部必害民物伏乞追寢前命以厭公議詔付三省進呈不行轍又回奏皆留中不出轍又具申三省卒不行第二狀十一第三狀

十二第四狀十八第五狀
二十三申三省二十六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江淮

等路發運使蔣之奇爲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呂大忠除發運當是

代之奇而實錄失不載十四日朱光庭云云可考

詔雄州雲翼兩指揮依舊存留各以三百人爲額　太常寺言將來明堂景靈宮應行事詹事導駕儀仗內押當官宗室遙郡禁軍都虞候以上並赴陪祠立班餘不赴詔三省官寺監長貳非明堂行事者亦令陪祠立班　又詔大禮在近諸處奏到公案經歷去處慮有住滯並令進奏院自今至降赦如遞到公案即時投下本處當日進呈訖連送大理寺有住滯經歷赦不原　禮部言將來明堂景靈宮皇帝版位於昨階之上西向陳設從之五日事移入此　司馬光劄子乞約

丹墀之上今來小次合於明堂昨階之東

東州縣抑配青苗錢曰檢會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鈔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親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給常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鈔劄強行抑配仍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詔從之錄黃過中書省舍人蘇軾奏曰臣伏見熙甯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己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紓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

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甯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似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闕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甯之初法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免於設法罔民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長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糴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爲弩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乏古之通義民不以爲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有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況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弩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

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穀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伏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

庚寅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近以呂惠卿責降告詞有首建青苗之語而青苗之法未罷曾具論列不蒙采納理有未安義難苟止蓋天下之理惟有是非而已陛下謂青苗之政是耶非耶苟以其法為是也則首議者無可責苟以其議為非也則此法不當行二者甚易曉也夫青苗之害繇熙甯以來至于今日論者不知其數幸蒙陛下修復政事哀惠疲民苟以此時不罷此法則生靈困窮之患無時可免況已有今年二月敕命用常平舊法施行故天下已嘗鼓舞矣不意復有四月申明翻以謂舊法者青苗斂散之事也而人失望然而法行如故遲遲不改此何義哉且賞罰黜陟要以當其功罪則人心服號令所以信天下非罔天下也今一事而兩用之其用之於責人則以為非其用之於取息則以為是名實不應深累國體臣恐四方有以窺朝廷而罪人豈得無詞乎詔書既已明布天下猶當不惜改罷棄利就義以布信於天

下眞有所賴陛下矣使青苗眞是良法國用

下況於詔語自指以爲蠹國害民之事哉伏望聖慈再加究察速令檢會依今年二月敕命用嘉祐常平舊法申明施行以一政令使民蘇息彼罪者懾伏貼黃稱青苗散斂歲利不少誠可以少佐用度臣非不知上體朝廷理財之意但以詔命與政事不同爲國之累須當舍小利以就大信兼此法困民今雖約束不得抑勒譬加疾病根本既存它日興利之臣復出據本根而張大之則天下窮竭之患是今日遺之也可不惜哉又貼黃稱朝廷若見得國用須賴此錢必不可罷而惠卿告命當如何解釋以取信於天下而杜罪人之詞臣亦夙夜求其說而不可得然青苗之法有情願有抑勒始者陝西之法先觀稼之厚薄察歲之豐凶而散斂之民皆情願故無大害至熙甯取此以爲補助之法而惠卿之徒乃隨事增虐意專在利校歲額多寡立官吏殿最遂選使者劫而成之於是抑勒之禍生以致發七難以詰責韓琦布告天下則青苗之患實惠卿爲之昨者降詞豈非責惠卿首議假法以興抑勒之事哉雖然詔語不曾如此分別而但云首建青苗而已則此理何緣申明今不若翻然掃去餘弊以幸天下以昭聖朝重信輕利之政

元祐元年八月五日　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轍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爲是其它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

輩人未有一人以爲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行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眾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滋中外狐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爲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補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强兵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眞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翦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爲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者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眾議必以罷之爲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等狂妄又以狀申三省曰嚴叟等伏見熙甯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異人

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爲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成本法使科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嚴叟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決嚴叟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甚也今茲二聖在上恭儉無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嚴叟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損茶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政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嚴叟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爲罪天下傳誦人人稱賀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爲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宅以致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鄰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

患及本戶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爲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況抑配未必除乎巖叟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議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

辛卯司馬光劄子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倉錢穀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卻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一如未罷提舉官時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遍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糶糴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契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隨稅送納詔從之舊錄云詔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常平錢穀令州縣依舊法糶糴其青苗錢更不支俵先是御史中丞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敝施之倉卒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青苗之法朝廷患常平之弊又爲招募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者大事也而反復二三雖近侍謀議之臣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尚何以使天下信之而中書舍人蘇軾亦言青苗錢斛今從更不給錢其已請者俟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蠲放之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轍右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又繼諫屢請罷青苗皆不蒙付外乞盡出臺諫所言使三省公議得失如眾議以罷之爲是即賜裁斷以慰民心以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狂妄始先帝追法先王修補耕助斂之法司馬光劉摯之徒爭議至以爲放債取利先帝斥而不用至是相反在位挾怨改革是時天下已破其患羣聽駭焉新錄但刪去始先帝至駭焉

等語餘悉用舊文按當時罷青苗前後議論最多不可不盡載今悉檢討追附紹聖史官誣罔固難以欺後世而紹興史官亦畧不與辨若謂不足辨則所失有甚於此者矣又司馬光蘇軾及臺諫官等議論倘不盡載必遂因循放失可不惜乎玉牒辛卯詔常平羅便依舊法罷支青苗錢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下足建請復散青苗錢四月二十六日指揮蓋純仁議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於簾外爭曰不知是何姦邪勸陛下不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卻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散王巖叟等言所稱大臣實指純仁也韓瓘錄劉安世說安世語云溫公與黃門公道合志同無異同之論但范堯夫欲行七色錢稍復免役溫公方病自力而出簾前對言小人欲以乏財動朝廷稍復免役之法不知謂誰堯夫失色卻立卒不敢出言後來堯夫之去蓋因安世章疏且及前事也據劉安世元祐四年五月末劾范純仁疏則純仁蓋乞令州縣於存留一半常平錢斛之外依舊散青苗息錢非欲行七色錢及稍復免役也韓瓘誤記今不取四月二十六日指揮具注在本日呂本中雜說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爲汝改某事凡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應獨至青苗法再三問終不應點甯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曰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別賭物臣若贏時只告陛下罷了新法

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當司馬光言朝廷近詔臣僚舉可任監司既令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舉官雖是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擇可用者試之光曰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餘悉棄去何嘗審擇韓維曰光所言非是朝廷極士大夫之選擇執政七八人豈可謂掄選無益而直信舉者之言且刑罰者但可施於已然之後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罰之甚失義理李清臣曰若待其不職

然後罷黜人必有受其弊者公著曰近來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若掄選失人而空守資格欲以何用光又曰資格豈可少維又曰資格但可施於敘遷若升擢人材豈可拘於資格　吏部侍郎兼侍講傅堯俞以職煩目病乞罷侍講司馬光請改堯俞爲侍讀而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講祖禹呂公著之壻也請避嫌光奏宰相不當以私嫌廢公議韓維奏朝廷遴選執政本以進達賢能爲職今乃以執政妨用人不可方今人材難得幸而有可用之人又以執政故退罷若七八執政各避私嫌甚妨賢路且多存形迹非大公之道遂以祖禹兼侍講　右正言王覿言臣伏見今年閏二月五日敕勘會元豐八年三月六日敕恩已前

命官諸色人被罪令今來進狀訴理據案已依格法慮其間有情可矜恕或事涉冤抑合從寬減者委官看詳聞奏并今年三月十五日敕應係赦前命官諸色人被罪合行理訴限半年進狀臣竊聞自有上件朝旨置局以來凡有情可矜恕事涉冤抑獲申雪者甚多中外人情既知朝廷哀矜冤抑故見今陳訴者未已而旦夕半年之限將滿竊恐疎遠衙冤之人聞詔後時未及自陳者尚衆臣欲乞指揮下訴理所更與寬展日限庶幾衙冤之人皆得洗雪可以推廣聖恩感召和氣貼黃稱檢會元豐公式令諸赦書許官員訴雪過犯自降赦日二年外投狀者不得受接即是常赦許官員訴雪刑部自須至限二年若該元豐八年三月六日赦恩者刑部猶

來年三月六日方不接狀所有今來訴理所日限欲乞依前項令文展至元祐二年三月五日終如此則凡經刑部定奪不該雪除者訴理所該看詳施行也詔展訴理所日限至元祐二年三月五日終舊錄云先是詔至帝上賓之日議者切齒姦臣欲彌縫其失故改焉新錄辨曰前此訴理所事截自哲宗登極大赦之前既而赦後復有訴理者故更展二年此事甚明以爲先帝上賓之日非也自先是至改理限自是從王覿奏請新錄似未詳考今明著之

茶事司奏乞先次廢罷成都府在城博賣都茶場止令產茶州縣元置場處依未置都茶場日前任便販賣從之　太僕寺言本寺主簿二員止是勾考簿書並無職事欲乞令通管寺事從之其餘寺監準此內太常寺國子監主簿只通管雜務

詔將來明堂禮畢御宣德門

肆赦所有諸班馬隊御龍直步隊爲未聽樂更不呈引

詔鄜延路經略司如夏國有首領傳道信息意欲歸漢卽說諭以夏國已恭順納款必不收接若將領部族投來亦依此婉順說諭約回如人數衆多不肯聽從卽量以人馬約出漢界并下逐路經略司依此指揮舊錄云夏人歸國舊許收納故得不死自是約回多不全存焉新錄已削去今從新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四終

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壬辰皇弟僳爲武成軍節度使滑國公

右司諫蘇轍言臣近奏言杜紘除右司郎中不當不蒙采納伏以紘文法俗吏才不過人昔以誦習僞爲法官天資邪佞能諂事宰相遂復致身刑部朝廷必欲量才授官已爲過分今一旦若爲右司中外驚歎若止以人才猥下事無實狀臣亦未敢干瀆朝廷紘昔在熙甯年中手編害人之法今復爲詳定親改其書俯仰隨時略不知愧頃與楊汲崔台符同在刑部所斷刑獄冤枉過半汲台符以此得罪而紘以此擢用同罪異罰十目

所視至公之朝不宜有此臣以爲事干朝廷大體職在言責不敢不言今蒙置而不用竊料紘必有以自結大臣致誤此舉不然陛下何取於紘而擢任至此哉臣竊聞廟堂之論謂二十年來失於養才臨事而求每有無人之歎如左右司吏戶禮郎官左右史臺諫官皆用人之津梁侍從近臣之所從出若已踐此途而不致之清要則養才之地竟當安在若非其人而遂用之數年之後使杜紘爲侍從則是更得一崔台符豈不爲天下笑哉伏乞稍取衆議追寢前命（轍初奏已附七月二十八日所言訖不行）癸已朝請郎王鄂爲水部郎中　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勾當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朱伯材任滿令再任　詔出戰弓弩遇寒月各遞減一等斗力排

琛給散其下等弓不得減過七斗弩不得減過一石八斗願請本等者聽（新無）　詔太僕少卿高遵惠計會工部及軍器監取索內外作坊并諸州都作院元管兵匠人數見造軍器名件及出產材料造作當據要用軍器酌中立爲歲課及上供年額接續應副支遣其餘非要切名件並令權住（新無）　右司諫蘇轍言臣六月中與王覿上殿言張璪非次進用文及甫韓宗師欲以結文彥博韓維爲自安之計璪天資邪佞列位丞弼朝夕出入左右易以爲姦宜斷自聖心以時除去蒙聖明洞鑒德音宣諭但以璪久經任使欲因其求退去之以禮比經兩月璪覺聖意稍緩遂媕然據位不復自請臣竊惟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難得心腹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

任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効與章惇等並結爲死黨熙甯弊法皆璨等所共成就今二聖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羣邪變革羣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璨仍在重位與聞大政不惟正人所共側目而璨之私意亦自不安但以同列無傾邪之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見今且自斂戢未敢爲非度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譬如蛇蠍遇寒而蟄盜賊逢晝而止及春陽發動暮夜陰闇故態復作誰敢保任陛下不可見其進退恭順言詞柔利而遂以爲可用也如璨深心厚貌何所不至但使陛下君臣防閑少懈璨略能援引一二邪人竄之要地則變故之出殆不可知矣況今新舊之政更張未定邪正之黨相持未決正是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天下有識見璨任事誰不危懼如江河決溢初復故道惟日夜牢固隄防乃免於患若小有蛇鼠穿漏或能復奪河身況璨方爲執政乘釁而動其害必深臣聞璨意欲候過明堂大禮求出補外惟陛下爲社稷計順中外人心早從其請天下幸甚　轍又言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漁弓手失爪牙之心騷擾鄉村復爲人民之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即廣網羅先具稍知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之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爲

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鬬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相安不至驚擾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差選人（詔在二十四日已酉今并書之）　右正言王覿言（覿自注八月八日上殿劄子）臣向者嘗有封事論呂惠卿在太原違赦出兵等事已蒙朝廷施行在惠卿罪惡固自不一然惟是違赦出兵於國家安危治亂所繫尤重臣於前疏已嘗乞兼治經歷官司之罪是時臣以所聞出兵本末未甚詳悉故不敢繼有論列今竊聞去年二月二十七日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陝西河東經略制置使司各選差近土兵官統制沿路將副兵馬若賊馬近邊屯聚審度賊勢擇利施行臣契勘去年二月二十七日正是神宗違豫多日人情憂恐之時不審三省樞密院如何得同奉聖旨擇利用兵又三月十六日劄子檢會去年二月指揮擾耕是時令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選擇將官差兵馬三五千人忽往倏來覘便討殺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有將兵使臣兵馬並須斟酌賊衆數目不須拘以三五千人相度多少將帶前去痛行討殺臣今契勘三月十六日正是神宗上僊二七日聖情哀痛之時不審三省樞密院如何同奉聖旨用兵討殺伏緣其時三省樞密院臣僚七人內蔡確韓縝章惇張璪四人皆惠卿之死黨惠卿雖在外欲有所為則四人者合謀一意而莫之逆也其餘備員固寵之人安能

獨正其事哉蓋去年春間四人者專秉國政惠卿乘此時陰有所求無不如欲於二月二十七日既降擇利用兵指揮又於三月十六日復降不拘三五千人指揮惠卿乃得出兵二萬餘眾深入西界其意不過欲偶有微功則黨人可以援引庶幾復至於大用而已非四人者居中用事敢為欺罔同惡相濟則其肆意妄為豈至於是哉故前項兩次朝旨遍下河東陝西諸帥而惟惠卿敢於此時大出師旅者恃其與執政大臣陰相為謀而無所畏忌也若確縝惇瑮至今同在廟堂使得盡騁其凶德則何所為而不可哉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奮發英斷罷確縝惇政事而置之外郡矣惟瑮向當重任陛下若不速去瑮使得為姦黨之地則臣恐確縝惇瑮內外交結之患不止如前日與惠卿廢赦用兵之事而已惟聖慈詳酌貼黃稱去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取聖旨因依陛下必能記憶大凡指揮邊帥用兵國之大事安危所係奏陳之際豈容草草元豐七年神考當國家無事之時其擾耕之兵尚限以三五千人今更不拘以數者蓋惠卿欲之而已彼確縝惇瑮委天下安危之計而徇其私黨豈以國家為恤哉況計其出兵既多則其為大事又可知矣若其時三省樞密院奏陳之際不為大事而僅同細務則瑮等欺罔之情狀又可見也

甲午占城國遣使入貢

乙未詔開封府大辟公案應依斷者令本府依舊條申

奏斷遣

丁酉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十月十八日可考詔以鄆州處士王大臨爲太學錄以司馬光言大臨通經術嘗召不起故也大臨未及受命而卒　太常寺言將來明堂禮畢後皇帝於內中恭謝太皇太后外其百僚稱賀緣係在神宗皇帝服制內欲且依冬年例令百僚於內東門拜表稱賀從之　詔陝西路保甲冬教並自十一月一日起教至次年正月終罷　詔尚書省速差官據宋用臣見在錢物交割其前降點磨指揮更不施行點磨指揮在正月十四日當并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參考

司必有終始不容知其有弊而容之又不容舍糊不以爲邮而縱之朝廷私一用臣則可而公法由是不行貪人由是不畏此於國家所損甚大陛下何惜不盡究其事使錢物有所歸著則用臣罪之輕重在陛下耳然半途而止則天下之人將疑陛下爲姦人蔽惑曲庇用臣自壞大法伏望特賜睿旨施行　右司諫王覿言宋用臣操持利柄侵奪民財欺罔朝廷冒辱恩賞求之近世少見其比以至木工楊琰因緣其力累官以至西京左藏庫副使如專副張慥等數人元係軍將今亦爲侍禁殿直用臣與琰等爲姦利曾無忌畏擅用官錢有如已物臣訪聞自點磨以來明見欺隱情弊及誤支失陷者錢約一萬七千餘貫動使等物約三百餘件其未見歸著已行取會者錢約四萬四千貫蘇木等物約四十六萬餘斤未經點磨者尚多當去年春間修築京城之

際朝旨令遇旦望以酒食管設使臣而用臣輒用酒食錢物送遺權貴及所親之人率皆贓狀灼見於文據其餘既磨未竟忽有前項敕旨更不點磨公論深以爲疑愚臣尤所未諭朝廷若謂用臣所領錢物出納不明勾考難見則惟其不明乃惟勾考然後可以得其欺隱之實也況金部點磨已自有緒既見貪贓之狀理難中輟蓋干繫人等皆是通同作過深畏點磨以致敗露故累經朝省乞造帳結絶今既差官只據見在交割即何妨且將文歷一面點磨以破其姦計今天下命官監主自盜計贓一疋以上即至除名而不用赦原陛下何獨私於用臣輩耶若用臣輩可恕即是陛下所恕者乃贓多罪大之人而所不恕者乃贓少罪輕之人也如此何以使法令公平人情畏服今朝廷持法雖有犯必行而無所屈撓如用臣等輩猶且公然冒犯若更撓法以惠姦邪則異日貪墨姦僻之吏稍有所挾者復何畏憚而不爲哉伏望聖慈指揮戶部其宋用臣名下錢物除差官據見在交割外將文歷等依舊對行點磨其違法輒受送遺之人並付所司施行如內有合該赦原者所受物亦合依條追理稍爲貪吏之戒　三省樞密院言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司奏昨有河東路安撫使呂惠卿奏本路見管蕃兵不少自來未有部分其間亦有事藝淺輭或年已老弱恐緩急出入未得齊整臣差官依禁軍例團成指揮乞永遠遵守準朝旨河東路令經略安撫司牒麟府路軍馬司相度利害聞奏本司牒麟府路軍馬

司相度實爲不便兼第十二將止是府州折氏下蕃部昨令折克行充正將外更添差到副將一員部隊將共一十五員其蕃軍遇上番分擘在第六第八將副下隨正兵出入差使至下番日各歸逐堡寨地分本家耕作今欲將本路蕃兵依舊堡寨管轄內府州蕃兵係折氏專一管勾外其麟嵐石州蕃兵并捉生更不隸屬將下各令本州知州提舉管勾應合差守把鋪分等差使及緩急隨將佐出入並依舊例所有元豐七年朝旨內蕃兵捉生隸屬將下一節并當年十二月蕃兵團五指揮部分朝旨乞更不施行及除折克行依舊兼帶第十二將外其副將并部隊將並乞廢罷所貴於蕃情邊計各得安便從之　司馬光劄子勘會近歲法令尤爲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官吏易爲檢詳咸知畏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敕式所申修到敕令格式一千餘卷冊雖有官吏彊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備記而必行之其間條目苛密牴牾難行者不可勝數昨者條貫初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注不有似此拘礙雖行者今將特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條貫內有海行已久及全無義理於事無益防禁太繁難爲遵守者盡令刪去惟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作本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從之舊錄云三省言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六曹條貫

及看詳共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敕式所修到敕令格式一千餘卷其間條目苛密牴牾難行者不可勝數欲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官同看詳刪去本曹舊條已有及防禁太繁難爲遵守者惟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者存留作本司法限兩月以聞從之先帝分釐六官下逮寺監諸司咸有職責法守未備人無遵承故分兩局立敕令格式內已有得先帝旨意參亦不能高下其手今以爲頒行者官吏由是不相侵繁改之雜錄依此刪去先帝分釐以下等語太繁改之雜錄依此刪去先帝分釐以下等語詔今專取司馬光劄子具載左選差注不行事當考

德順軍靜邊寨置市羅場廣行收糴及令本路五州軍和糴場坐倉收糴官員并諸軍斛斗其和糴場仍並用見錢糴買內坐倉收糴官員諸軍斛斗並召情願不得抑勒以戶部相度到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所奏故也　詔頒門下中書後省修到度支大禮賞賜等敕令格式并刪去共一百二十四冊　是日司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矣此據呂公著家傳

己亥給事中胡宗愈爲太皇太后賀遼國生辰使客省副使李琮副之中書舍人蘇軾爲皇帝賀遼國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高士敦副之朝奉郎直龍圖閣守太僕少卿高遵惠爲太皇太后賀遼國正旦使左藏庫使李嗣徽副之朝散大夫司勳郎中晁端彥爲皇帝賀遼國正旦使供備庫使楊安立副之辭軾行實錄乃不書當檢　戶部言欲支撥糴便司見錢二十萬貫應副河北路轉運司糴買從之　禮部言自來大禮皇帝詣景靈宮太廟皆乘玉輅今來明堂止詣景靈宮行禮欲乞依嘉祐故事往回皆乘大輦又言自來明堂前三日皇帝自內乘輦赴文德殿御幄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升御榻受百官奏請致齋訖降坐歸御幄今來皇帝

就垂拱殿致齋本殿地步隘窄陳設御幄外難以安置御榻欲請皇帝自垂拱殿改服乘輦赴文德殿並如常儀俟百僚奏請畢卻歸垂拱殿宿齋自餘幕次悉依令式陳設又言玉輅前導駕官並合依雜壓官次分左右前導更不於正任刺史下少絕別作一項並從之　揚州言故大理寺丞魯有儀妻孟氏夫亡守志能葬夫之親屬凡七喪乞旌表門閭及加以封號詔特封旌德縣君　右司諫蘇轍言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他官或爲東宮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元勳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

歸老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院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以武康節度爲醴泉觀使恩倖一啟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摩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從違）

當考四月十八日李憲降觀察使明道宮

殿嚴叟進劄子論及人材之難上曰只爲難得全者有

材者無德有德者無材巖叟曰亦惟執政大臣須當用材德兼備者其餘各隨合用處用之若當局務之任則用材可也若當獻納論思之地在陛下左右則須用德方可簾下甚然之光庭進曰才亦須不害事者乃可用諭光庭曰卿言范祖禹亦聞其賢已用之經筵也又曰卿言杜純在河北事卻爲命已行又曰所言不當頻移易甚當然有不奈何須移者又曰漢世用人如所在有效卽就加秩賜金予看京房論地震之變緣時郡國屢易人將迎太勞羣陽騷動此不可不審因奏以如近日移呂大忠淮南發運大忠關中事用之曾未見效卻移東南非大忠所知此甚未當上謂巖叟曰卿言支移事每斗更納錢一十八文者甚好已令行也如此甚便巖叟曰支移雖有條然實支移則無可奈何若實不去而令納錢則極不可臣初言卻只令本司分析本司分析必有一偏之理眩惑聖聽乞令別司體量上曰已有行遣也又曰青苗已罷巖叟曰此非陛下聖德高明何以能行天下幸甚上曰又恐國用不足奈何目下未覺五七年後恐不足巖叟對以此非陛下所憂青苗是困民之法今旣罷之數年之後民將自足民旣足國家何憂不足又曰太皇太后一身則得恐數年之後教他官家關用不便巖叟曰陛下但自今日養民比至歸政已成太平豐富之世矣卻不須如此過憂又曰今不可比祖宗時緣添起宗室百官不少國家所入卻只這個是巖叟曰自古國家有歷世數百年者何嘗逐旋增賦斂自

然亦足上曰此則可知又曰今固不敢用兵然怎生不防他對曰勸陛下平日養民力正爲欲以防邊患也陛下若無事時固卻民力不知緩急之際卻於何處可取遂默然既而又曰邊人多變詐何可保對曰陛下但務安靜彼豈不願安靜頗然之巖叟又進曰天下有四民若四民各安其業便是國家富足之道今四民俱已安業矣自古人主志在富足則必致困民若志在養民則國家將自富意甚允納巖叟又曰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寡光庭曰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巖叟又曰孔子言不患貧而患不安願陛下安心臣等方事陛下若他日於國家不便豈敢贊陛下行之上曰這個則可知巖叟又進曰陛下若如此憂不足恐小人窺伺陛下之意妄獻功利之說以近陛下陛下不可信必誤事上曰此則可知上曰這個則不到得光庭曰放債富國終不是好全賴輔弼得人及臺諫官公正言事巖叟光庭皆謝曰賴陛下聽納臣等所以得盡愚忠又諭曰卿等公正所言事皆好又謝曰荷陛下知遇愚忠惟恨不足稱副若有聞有見不敢不言巖叟又進曰臣累言姦邪之狀指張璪事皆有實狀陛下必經聖覽此人在左右不便上曰已曾諭卿自有時節不須更著文字對曰既有姦邪欺罔之事合逐旋奏知上曰如教蘇軾改張誠一告詞事誠一不孝怎掩得亦莫是眾家意巖叟曰不然只是此人黨惡諷諭中書舍人令不顯不孝事耳賴蘇軾不

從故得告命明白不然爲姦人曖昧以失陛下懲惡本意陛下以此觀其心於正道如何上曰會得又奏曰更有事須合奏聞陛下令薦館職以廣人材卽合上體陛下之心求賢而薦之卻舉一無行極不佳之人臣前疏已言之璨自不識之蓋此人是起居郎林希妻弟因希干請故薦之以結希希乃所以結林旦大臣若與臺諫官通私意交結共爲欺罔陛下何由得知卽憤然曰臺諫官比來要覺察大臣若其大臣做一片怎得遂復問曰甚姓名奏曰陸長愈曰舉做甚官又奏曰做館職國家淸途將來要大用之人豈可薦此輩若是賢材則雖舉不妨也其實只是相交結大臣與言事官以私意交通執政大臣相通是第一件不忠事言事官以私意交通亦是第一件不忠事如此則足可見得欺罔此事合奏聞恐陛下不知別做成大段欺罔事將來於朝廷不便臣等亦是罪人其人見舉主首贓今卻舉做館職初雖不出於同列意卻旣被他瞞過後乃於理須卻承當以此見用著姦人并好人壞了和法度壞了如王存之事是也臣乞陛下批出指揮令陸長愈更不得召試卽姦謀遂破矣乃曰明堂了必有文字待教去奏曰如此天下幸甚因啟曰臣聞璨蕭淸臣三人相結待同入文字求退此亦是姦謀必料陛下三人俱請則難盡從乞陛下會取此意問曰此三人如何答曰三人皆不可大用但安蕭李淸臣不及璨之巧上然之又曰此是如何地位如何名器須是用天下有公望之人乃可陛下用一

八要當百八之用也豈可用無狀之人天下何所仰望上曰朝廷得人則重對曰誠如聖諭朝廷輕重只繫用人得賢人則重得匪人則輕上曰極是光庭奏惠卿擅興兵事蔡確章惇等欺罔方先帝彌留何以畫聖旨蓋要應副惠卿所以如此巖叟又曰先帝二七日晏駕太皇太后陛下正是哀荒之際作熟事進呈畫下聖旨去興兵太皇太后曰恁時那裏理會得只做熟事來謾過巖叟曰據此何所不可爲先帝待遇如此忍如此欺罔又憤然曰蔡確輩因甚教去巖叟曰幸賴陛下照見姦邪情狀太皇太后曰只爲并王珪韓縝欺罔奏曰願陛下常在意姦臣敢如此欺罔不可用臨下又問曰早來言者甚長愈再對遂下又奏曰臣知言出禍來臣之所言觸怒取怨於大臣甚多然臣區區之忠既有所聞不忍不以告陛下惟陛下憐臣之直怒臣之狂臣死不忘報上曰甚知卿忠直（此日此據王巖叟朝論增入呂大忠正月七日除陝西運副十月廿八日）

依舊陝西運副其間不見改除據朱光庭所云則大忠蓋嘗改除發運而實錄失不載也政目亦不載大忠改除發運當考除發運當是謂蔣之奇在八月四日杜純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以權發遣河北運判爲運副元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刑部外郎范祖禹八月六日以著作郎兼侍讀

巖叟他日又入對再奏張璪事曰臣知璪初八日曾留身自奏事必是肆其邪說欺罔聖聰陛下但察引過自咎者乃是君子推過與人者乃是小人臣料度璪必無自咎之語此陛下不可不察也上曰會得又奏曰太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方爲內患深可懼也聖哉英主之言惟太宗知治

道之本故能成天下之大治以遺累聖陛下固當求此心而師之上甚允納又奏諫官王覿今日言呂升卿詐稱先帝玉音事而升卿明日已知葢璨以惠卿之故而私其弟密諭之使得奔走上公之門以自救此可見其黨惠卿之心也蔡確章惇欺君罔民之罪惡乃知璨無一事不協力焉奈何不同四姦之竄上曰朝夕庚子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言江淮荆浙六路捕到私鹽除官給鹽犒賞錢外更於犯人名下別理賞錢並依條先以官錢代支其逐州縣代支過轉運司者甚多無由納足竊計失陷不貲以至未獲犯人先支三分充賞比以舊法亦復太多況舊法募賞已備足以禁止豈須枉費官錢以申無益之禁今相度欲一遵嘉祐敕告捕私鹽未獲徒伴即據獲到鹽數十分中官給一分充賞從之新本無此

辛丑密州觀察使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張敦禮磨勘爲武勝軍留後　尚書省言減六曹迂枉事受急速者限晝時餘次時付諸房如遇夜非急速者次日辰時六房受制書應行下急速者限三時遇夜次日巳時非急速者次日未時及本省凡受內降已有御扎指揮者事大者依元送中書省取旨事小及急速者止尚書省具聖旨劄子或批狀行下訖奏知仍關門下中書省照會即疑條於事未便者自當執奏從之　監察御史孫升言近降朝旨糾察在京刑獄司隸御史臺省察開封府奏斷公案乞許取索詔開封府徒罪已上公案依奏許取

索

壬寅詔內人張氏嘗侍皇帝藩邸日讀書勤謹特以爲典贊夫人　明堂禮儀使司言今左僕射免侍祠攝事合以右僕射朝堂門下侍郎誓宗室於太廟刑部尚書於朝堂泣誓刑部侍郎於太廟泣誓從之太常寺言自來大禮行事執事官並服祭服非祠祭行事官並服朝服至元豐七年呂升卿請行事及陪祠官並服祭服今看詳應行事執事百官合並服祭服所有贊引皇帝行事禮儀使太常卿太常博士閤門使樞密院官進接圭殿中監緣係供奉皇帝其陪位官止係導駕押宿及管勾事務并他處行事官並合依舊服朝服從之

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頤再辭之（再辭據頤集從之當考本傳乃無此）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頤在講筵嘗質錢使或疑祿薄問知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戶部戶部索前任歷子頤言起草萊無前任歷子其意以爲朝廷待士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爲出歷子戶部初欲折支執政奏請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緣久無崇政殿說書故戶部只欲與折支久之始給見錢　詔戶部員外郎劉昱詳定役法（八月癸卯）詔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馮宗道見寄右騏驥使梁惟簡見寄文思副使宗道爲係隨龍惟簡久在太皇太后殿祗應各有勤績可與改寄正官

並特除內侍押班更不簽書內侍省公事餘人不得援例入內侍省押班梁從吉久更邊任宣力居多特與轉遙郡團練使遷入內副都知昭宣使嘉州刺史內侍押班劉有方特除內侍右班副都知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不知此事有舊例否若有舊例則可若無舊例特然今日如此則於事體有所未安公議有所未允臣須當爲陛下言之如宗道惟簡固小心謹畏兩宮有勤勞陛下欲推恩典以酬之理無不可然不循階級超越等倫而進之則於理未可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在彼之分復爲未安陛下寵之以非常不若愛之以德愛其人不若循階而進其職使無人言乃所以愛之也乃所以寵之也一招人言使其享之不敢以爲榮居之不敢以爲安豈不反失陛下所以賞其勤勞之意耶臣以爲若且令經歷御帶不久而又遷之其誰曰不可然不循階序超越等倫則人必驚異以爲非兩宮今日謹法度嚴紀綱以率天下之理恐天下之人竊有以議陛下者此臣之所當言陛下亦自當惜也陛下誠嘉其人進而用之何爭數月之遲以全事體以息議論以成其人之美臣累日博聽外廷士大夫公論莫不同者非臣一人私見獨敢妄言惟陛下聽納幸甚貼黃稱若且依次序遷職而陛下特許其入內則無不可也臣竊料二人自以恩數非常必有辭免陛下因其辭免聽之且令依次進職在上則主恩固在下則公議亦安又於其人終久進用無所妨害陛下一賜聽納而三善皆得矣九月十七日惟簡又

遷官十一月二日　詔明堂大禮命嗣濮王宗暉爲亞
蘇轍論惟簡遷官　獻高密郡王宗晟爲終獻華原郡王宗愈爲太廟初獻
節度觀察留後仲論爲亞獻觀察使世開爲終獻　吏
部言故駕部郎中王温恭乞致仕青州發奏留滯不及
親受詔特與致仕恩澤　詔河北路保甲見欠弓箭錢
如係第四等以下戶委經災傷檢放今年秋稅並權住
候來年夏熟日拘催　詔今後三路委安撫司於七月
八日間體量轄下縣分如災傷約及五分即具報明以
聞當議與免冬教又詔府界今年秋災傷縣分具報明
令提點司不以分數並關保甲司權免今年冬教　又
詔今後朱崖萬安昌化軍令經略轉運司同奏舉大使
臣充軍使兼溪峒巡檢到任得替並轉一官

甲辰刑部言重法地分劫盜因拷問首告減等依常法
妻子不緣坐慮有已行編管者請令逐便從之　先是
戶部言乞於尚書廳置都拘轄一司又言舊三司所管
場務官制行後並不曾差官點檢欲乞除依條所轄寺
監季點外今後每季令本司檢舉牒本部郎官詣場務
點檢具事理供申內有已經寺監點檢了當去處如有
乖違不職其寺監所差官亦許郎官舉劾如不係本部
所轄場務亦依此關所屬點檢訖報本部從之右正言
王覿言戶部所乞點檢場務係寺監季點外每季更牒
郎官點檢即是每場務一歲之中郎官及寺監共八次
點檢臣每見場務當所轄官點檢之時皆是預先數日
點對簿書編排官物具截日見在之數書寫門牌以俟

點檢未點檢間逐日如此於場務不無所妨而點檢官亦未必如期而往偶爲他事所奪卽更遷延其場務須經點檢了畢官吏方得自安又隨行人吏鮮不受賕或情囑於未點檢之前或酬酢於已點檢之後官司無緣禁察平時寺監一年四次點檢場務固已苦之何可更增一倍煩擾若於國家生財之道必有所係則非臣所知如但欲官物齊整簿書詳實則寺監一年之中四次點檢亦自足矣兼上條稱內有已經寺監點檢了當去處如有乖違不職其寺監官亦許郎官舉劾如此則郎官被牒請者雖未行舉劾之條而寺監畏舉劾者必爭爲苛急之事場務官吏何所措其手足況戶部置拘轄司所以總領天下財用非止京師也督察諸路之場務則有州郡監司督責京師之場務則有寺監臺察若京師場務必須郎官點檢則諸州場務安得郎官而遍詣之耶臣竊聞舊來三司與提舉諸司庫務各差勾當公事官互換點檢一季每年亦只共四季點檢緣提舉司自是一司非三司所轄旣三司自欲知所轄場務職事廢乃卽差勾當公事官與提舉司官互換此處點檢理無不可今寺監已是省部所轄其寺監長貳等與郎官何異寺監逐季已點檢豈須更遣郎官且戶部郎官所治皆劇曹其本曹文書多更四方利權諸路疑事指揮措置之間所繫事體甚大爲郎官者常苦日力不足故有稽違差繆之弊公議方且患之若逐季區區點檢本轄場務則又須分奪日力不免有所妨廢豈朝廷責任

郎官之意所有前項郎官詣場務點檢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貼黃稱郎官專行文書寺監分治事務並係省部屬官其點檢場務只委寺監爲便若場務別有因依須至隔手點檢自可臨時別差官特行點檢豈須郎官逐季奔走以生煩擾之弊乞聖慈詳酌 覿自注云八月十五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五終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乙巳六部言皇帝問皇太妃起居合用牋皇太妃答皇帝用書今來明堂宿殿當用上儀從之丙午詔將來明堂刑部酺郎官一員免赴受誓戒專一行遣斷敕文字其支賜依例給今後準此　右司諫蘇轍言臣今年二月曾上言朝廷初行差役之法其間衙前一役最爲重難民間所苦宜以賣坊場錢及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所出役錢量行裁減雇募衙前以免民間重役之害後來蒙朝廷差臣兄軾詳定役法軾議論與臣無異致與本局商量不合陳乞罷免辱蒙朝廷

依軾所乞臣以兄弟之嫌未敢再有論列今竊聞監察御史陳次升奏以役法大要未定人情煢惑乞赦詳定役法所疾速議定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戶寺觀單丁女戶等合出役錢則例先次施行其州縣事體不同難以直行處分者候諸處申到相度裁定蒙聖旨批送詳定宜先定其詳定役法所並不公心定奪奏稱準元祐元年二月七日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放其諸色役人並依熙甯元年以前舊法定差及七月三日朝旨司馬相公申明指揮招差役人大要已定終不明言何役合差何役合雇至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只言七月三日朝旨未得施行亦不明言合如何立爲則例據此奏陳但務求合取容雖言事官所陳更不講論曲直況司馬光雖爲宰相而君前臣名禮有定分今詳定役法所乃於奏狀中謂光爲司馬相公苟申私敬不顧上下之禮曲意推奉一至於此而朝廷望其能別白是非立爲成法亦已難矣臣恐此風一扇臣主之分自此陵夷不惟朝廷之害亦非所以安光之道也謹按詳定役法官皆侍從儒臣不容不知朝廷儀式伏乞取問奏狀中不名宰相出何典法及勒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則例申奏行下令民戶早知定法不至惶惑

二十八日所奏至七月三日乃行出也九月十八日始立坊郭等助役法恐卽是司馬光六月

丁未刑部郎中王振爲大理少卿二十六日王覿云云均云擢趙普曾孫西京左藏庫使思明爲西上閤門副使從劉摯等薦也內侍省押班馮宗道梁惟簡並添差勾當皇城司中書侍郎張璪以疾辭明堂儀仗使二十七日劉摯上官詔知樞密院安燾代之尚書左丞李清臣鹵簿使尚書右丞呂大防橋道頓遞使詔今來明堂諸軍素隊樂不作罷支賜詔吏部今後選走馬承受依舊條選無過犯人仍令門下中書後省別立法以聞禮部言太常寺協律郎榮資道奏天子之樂合用玉磬先帝詔臣製造請今後廟堂之上依舊用編鍾玉磬登歌今年親祠明堂便可施用所貴章明盛典從之戶部言出賣戶絕田宅已有估覆定價欲依買撲坊場罷實封投狀從之據劉安世言元年六月七日有敕罷實封買撲坊場法而實錄乃於十二日書依坊場罷實封則是實錄先後差誤已取十一月四日事載之今八月二日已書依坊場罷實封則是實錄先後差誤已取十一月四日事載六月七日詔應諸路都府路外其餘路分許差判官兩員戶部言在京錢穀文帳已發歸本部外餘見係轉運提刑司點磨文帳請自今並上本部從長貳摘取選吏點磨從之蘇轍云七月二日詔溫州團練副使沈起監南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楊景略十四日請帳法一切如舊此蓋不從其言也政目二十二日事獄廟他書無之當考

卒

戊申荊湖北路都鈐轄轉運司言誠州大由楊溪吉鐵地林吉狼等峒與西道胡耳塞溪事理不同廩給已依沅州先定錢數勘給若非時官有改易即乞依奏請并

所統治事乞依誠州先招納歸明溪峒例其舒守彊等二十一人著籍本州勾當各乞依元補名目并請受按本處則例支給從之

詔外監寺令太僕寺依元羣牧司法施行（此據王存奏目舊錄在九月十一日并月末可考）

己酉皇太妃兄東頭供奉官守寄班祗候任瑜特差充在京新城外北面同巡檢不爲例　詔編修會要所檢閱文字陳知彥特改次等官從鄧溫伯等薦也　詔近降下陝西河東路巡綽探事賞格內獲級八每三級升一資改作兩級重傷八及三次與轉一資改二次（新本無此）

詔强盜州縣力不能制或凶惡巨蠹十八以上先選募本州不係將兵收捕不足或無卽牒將官選募軍馬非將副駐劄處知州選募仍捕盜官統之若軍馬二百人以上牒將副一員親行並聞奏違者委安撫總管鈐轄司奏劾著爲法

樞密院言將官兼都監緣兵馬司事務內有例合申逐將者恐於理未便及邊要州軍并人使經由道路若一例差兼卻減本處兵官亦慮闕事欲除邊要州軍及人使經由道路更不差兼外京東青州第四將鄆州第五將齊州第六將曹州第八將京西潁川府第二將河陽第三將陳州第四將鄧州第六將河東汾州第三將潞州第五將第六將晉州第七將第八將岢嵐軍第十一將河北冀州第七將陝西河中府鄜延第八將永興軍涇原第十一將淮南亳州第一將荆南第七將並差副將一員兼本處都監遇全將差撥令本路轉運司相度如令差官權卽選見任官一員兼

權都監或待闕合入親民資序使臣權充候本將回日依舊其晉潞州只令下番將一員兼都監從之新本刪去

辛亥宰臣司馬光言先舉孫準行義無闕堪充館閣聞準與妻黨訟坐罰金舉非其人請連坐上批還其奏曰準緣私家小事罰金安有連罪光又言臣舉狀稱準行義無闕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闕於臣爲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設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人律科罪雖見爲執政朝廷所不可輕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眾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貴率厲羣臣審謹所舉不從尋詔準更不召試館職　右司諫蘇轍言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

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之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爲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嘗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爲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

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又言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廷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八井州縣選八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爲常雖涉歲月不以爲怪及見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爲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均言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才者任用則職修而事治才者不用則事紊而職廢才否並用則政事之不治者常半今之士大夫列於版籍者可謂至冗矣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舉天下之員闕不足以充人仕之人或吏部左右選用闕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大率一年以上

選人須及二年以上或三年而闕次之遠者莫如選人大抵一官之闕在任與夫已授而又擬之者凡三人故自得替如不該移令待試法之中否須近一年而後擬差必待闕三年而後就職七年之間方成一任京朝官待次幾一年而得差遣待闕一年然後就職五年之間方成一任以常人言之三十而仕又十五年而改官至七十而致政共成七任耳又況三十未必仕仕者未必皆至七十而又有不幸私故陷於吏議年雖及之未必滿七任也故舉天下之士大夫其才可以治事不至曠職者未必及半就令及半居閒之日常多而治事之日常少此天下之郡縣所以不治閭井之民未純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臣以爲欲郡縣之治在夫才者居職欲才者居職在乎使其居閒之日少欲其居閒之日少在乎清入仕之原竊觀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自武職入流者凡三武舉補蔭與夫百司胥吏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何以言之爲進士者自十歲就學加之十年而後能治經閱史綴緝文詞又加之十年而後能問學通博成就其志其學可謂勞矣及夫有司試之必擇其明達義理而稍工文詞者方得薦送又求其尤者始預禮部之選又加廷試而後賜第擇之可謂詳矣三年一舉士舉天下學者羣試於有司亡慮數萬人而賜第者僅五百人取之可謂至艱矣彼貴遊子弟恃其父兄之蔭補類多驕

惰不學但僅通經義稍成文詞者則必中選就令屢試不中年及三十亦得出仕其躁進士篤志講學趣操自立宜有間矣百司胥吏主行文書積年寖過例該祿仕又豪右之家以貲援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獎薦之所不及彼才分甘自處於卑賤之地豈復有奮勵之意其躁補蔭子弟聞父兄之教少壯就官有鄉進之心宜有間矣由此觀之計才量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理之必然也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濫者但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其就廷試則試題平易字數減少有司考校又加寬假但麤成文理不至甚紕繆者皆置第四等以上年未滿七十者即便不須保任便許出官昨元豐八年特奏名係第四等以上者四百餘人可謂冗矣夫進士自秋試至省殿三處考校於三千八中僅取五百其間尚容幸得又況偶或一薦累試見黜者鮮少取人數寬但獲一薦雖不事學坐待及三十年便該祿仕大率多年五六十以上既仕官誰肯薦保夫以血氣衰耗有苟得之心薦保不及無向進之意其能精明治事廉潔自守者十無一二其智識才力方之進士固有間矣夫以特奏得官與夫補蔭流外之人學術才行皆不足以方進士而入仕之數常多於及第之人並趨吏部吏部按格不計入流清濁才行高下但以到部先後注授差遣以此待次者常至七八百人注擬二

年以上員闕故員才可用之人率爲特奏得官與夫資蔭胥史之流冗占壅滯比肩待闕居閒之日多而治事之日少者常以此也不清其源欲官之不濫才者之獲進不可得也臣以爲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蔭胥史是也竊聞嘉祐四年以後係特奏名者纔百十人自治平至熙甯三年止百有三人自熙甯六年至今每次推恩入仕不減四五百人臣欲乞參酌祖宗故事須實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計若干舉方許就省試實得文解及經殿試若干舉方許就殿試文理稍優者方得充四等以上每等限定人數不過若干人其餘四等以外者不理選限其曾預一薦雖及三十年不在推恩之限蓋累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則有司所取不至冗濫如此則稍可以革特奏之弊矣臣又見廣南攝官取本路曾預兩薦者權作簿尉一任無過遂得正授雖曰優假遠方士人然僥倖太過若重加舉數卽可以損入流之冗矣臣以爲古之仕者世祿蓋使爲之後者一人世焉祿廩之而已矣時人之所譏謂棄賢者之後絕功臣之世今之寄祿官自大夫以上初升大夫卽奏補子弟一人其後兩經郊恩與致仕之日皆許奏蔭其爲大夫以上歲月深久往往奏薦多至數人夫廉謹無過積日敘遷而爲大夫者未必有功而賢者也官其子弟一二人以寵其後固已厚矣臣欲乞自兩省兩制以下至大夫奏補之數宜加裁減限以多

少則可以革資蔭之濫矣百司胥吏積勤累日大率須及二十年方得出仕惟三省入吏最爲優幸每以點檢諸處文書酬奬減年出官最速其不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爲郡守宜加裁抑使無過厚則可以損雜流之弊矣四弊既損則入仕之源清而才行可用者不久於待闕不久於待闕則治事之日多而職業無不舉矣臣聞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若損虛授之祿以養害民之吏姑息不才之士以妨有才之進豈爲民設官之意耶願陛下明詔有司講求官冗之弊澄清入仕之源以幸天下實非小補十月六日壬戌 云云可參照

均又言臣聞官以治事不聞事少而官多吏行文書不聞文書寡而吏眾今京師百司吏之冗者莫如六曹每歲出官不知幾何而吏祿之費多至四十萬冗官費財月增歲積若有司姑息而不敢議論朝廷因襲而不思裁損則將來之弊無時而已也六曹冗吏臣不能遍舉請陳其一二以推其餘竊以六曹事之簡者莫如兵曹四司自主事以下至貼司共一百一十九人兵部每日承受生事大抵多止於四五十件或六七十件少止於一二件或三四件多止於十餘件而兵部人吏自主事至貼司凡五十八人大畧計之每日所分事件逐人多止於十餘件少止於三五件又所行之事止於民兵廂軍街司及蕃夷屬戶授官等數事而已職方每日承受生事大抵多止於十餘件少止於三五件其承受都省文字一旬之內或四五日

無所承受或止於二三件而職方手分貼司凡八八逐
人所分事件不過一二件所行之事止於州縣廢復蕃
夷歸明及天下地圖等數事而已庫部每日承受生事
多止於三四十件少止於一二十件其承受都省文字
止於二三件而庫部手分貼司凡十八八逐八所分事
件不過一二件所行之事止於軍器儀仗防城件物等
數事而已以三曹言之所受文書既已簡少又所行之
事多承襲故常不至費力鉤考反復契勘由此觀之吏
史閒冗茲可見矣舊日未行官制以前三司八吏止六
百餘人自行官制三司事務散入諸部十有三四而戶
部四曹八吏通計四百八十七人則是事少而吏眾矣
由此推之他曹吏冗蓋可見矣臣竊以政有因革各沿
其時法有損益各因其事蓋官制之初每事創立簿書
紛糾行移報應倍勞心力故不得不多置吏史以集其
事今官制之行已六七年綱紀張設庶務就緒又有事
既減省或歸他司而吏額如故臣請以一二言之昔戶
部右曹所以事冗者以總領常平一司故八吏之多至
於八十四八今則助役變爲差役州縣已有成法青苗
罷而不散水利因而不作苗役逋欠一切蠲除則右曹
所主事務十去七八矣昔之兵部所以事繁者以主義
勇保甲也故吏史之多至於五十八八比年以來義勇
保甲既歸樞密院矣則兵部所主事務十去一二矣夫
法隨事立事異則法從而變吏緣事置事省則吏從而
損今法改事省而吏額如故非所以汰冗官而節國用

也且吏之廩祿既不欲遞損而吏之冗占又不加裁損則耗財妨賢之弊終不能去也臣以爲知曹事之繁簡難易無親於本部長屬乞特詔六曹尚書侍郎將見今吏額令逐部郎官親自看詳隨事裁減務在吏與事稱多少適當俟其議上更令左右司及兩省官同加參覆庶幾詳盡既已裁損立定新額則見權者可罷而闕者可勿補見行案者且令仍舊而移補它部之闕或無闕可補則候將來出職更不撥塡如此行之十年以後吏數大減省官節用之利必見其效矣臣以爲朝廷損益法度以義爲主若恤世俗之浮論而欲人人之便安則弊無時而可去法無時而可立願陛下審義度時斷在必行天下幸甚此據均奏議第九卷增入二年三月末均又奏疏元豐五年五月三日行官制云官制有已六七年則此奏必是元祐二年或三年非元年也今姑附言冗官後九月二十三日蘇軾云云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翟思云云可并考官制雖以元豐五年五月一日行其議改更則固前此矣只附此爲允

是日蘇轍又言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已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閒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各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卽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

右正言王覿言臣伏聞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故書曰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自古以來爲國家者豈不欲皆得賢者而官爵之惟其私有所自蔽則不能者有時而以爲能能惡有所難知則不賢者有時而以爲賢焉此官爵所以不得皆及於賢者能者而治亂亦不得不異也臣竊見近日差除多不協於公議夫監司者一路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繫也可得而輕授耶然而闒冗不才如王公儀庸暗無恥如盛南仲與賈靑朋姦如程高爲李憲奴使如孫路者而皆得以爲之則彼一路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繫者乃在此輩可不爲之痛惜哉且陛下之用監司不謂不謹矣既委執政以擇之又命侍臣以薦之所用宜皆得人也今猶公議不以爲然者蓋人之難知亦已久矣非特今日也今侍臣雖薦之而於能不能之間豈皆無惑哉執政雖用之而於賢不賢之間豈皆無惑哉言事官操公議而論之可也言事官之言誠不妄則陛下行之何疑若以謂侍臣既薦之矣執政不當復察其人雖非亦用之執政既用之矣言事官不當復論而其言雖是亦置之如此而欲任用之得人不亦難乎方二聖臨朝羣臣輔政不應有此弊臣但見比者除授既多失當及言事官論列又不施行故竊疑之此非朝廷之福也臣前日伏聞除刑部郎中王振爲大理少卿自郎官爲少卿雖非遷擢然振之爲大理正振儉巧刻深最爲楊汲作卿之際因其滿罷又薦以爲大理官久矣當楊汲崔台符所愛信汲台

符鍛鍊之獄多振力也前日作郎官已駁物論今又使之治獄不惟恐故態復作以害良善兼衆論必以謂朝廷復用酷吏爲廷尉矣非所以安人情也臣愚竊謂承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之後須用稍通經術性質忠厚之人爲之卿而使天下無冤民乃有補於聖政如振者當與台符汲孝先同黜安可以復用也臣又聞執政所薦館職非免召試外議籍籍亦謂其人有不足以辱文館者夫執政大臣各舉其所知以應詔豈不欲高才大德之士以稱陛下之任使哉蓋潔其進者皆不保其往愛其才者或不察其行故未免人言之多也臣亦望陛下宣諭執政更加採聽而去取之庶幾召試之後人無異論臣智識淺陋豈敢自謂知人然今所論列皆得之於公議也惟聖慈詳察（二日程高七月二日自注云八月二十六日蘇轍云十八日南仲知衡州孫路二月十二日王振九月戊辰復自少卿大理爲刑中）

王子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刑部郎中王振除大理少卿按振闒冗有餘人品極下前在大理爲丞爲正刻害險酷著聞於人以此奉事崔台符楊汲多爲其所薦引向來冤濫之獄振皆預其事台符等既多以舞獄無狀次第黜逐振當連坐而典憲未伸公議憤之近乃無故召自舒州以爲刑部正郎衆人莫不怪笑臣方欲彈論今又無故進於卿列臣竊以陛下哀念斯人深患前日獄吏之失其守故有所澄汰中外拭目以觀陛下之所選用謂必得持平知義至公不撓之人乃可以副聖

明矜恤庶獄之意今首乃用振臣恐刑獄之弊將有甚於前日矣伏望速降指揮追振新命及罷刑部差遣依台符等例特行降黜以副公論貼黃稱昨者朝廷以蘇頌爲刑部尚書鮮于侁爲大理卿中外莫不曉然知陛下於用刑法治獄之意矣侁雖以老瘝辭免而繼之者遽復用如此何謂哉多士之中求一廷尉不至乏人願速罷振命早行黜責遴選其人以慰天下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七日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竊以刑部大理之官聽訟折獄死生輕重之所繫所以爲天下之平爲之長貳者尤在謹擇剛明端良之士以充其選則刑罰當其罪而天下無冤民矣臣竊見朝廷以昨來大理卿貳崔台符楊汲王孝先等元豐以來承勘內降公事深刻鍛鍊多陷無罪皆奪官褫職出補外郡擢前吏部侍郎蘇頌爲刑部尚書又除太常少卿鮮于侁爲大理卿命出之日人心厭服茲見朝廷恤刑任人之意鮮于侁既遂辭免前日乃聞除刑部郎官王振爲大理少卿中外之論深所未喻臣竊聞王振人品猥冗天資刻薄往年用崔台符楊汲薦引爲大理丞勘鞫內降公事相爲左右枉陷無辜不可勝數原心論罪數人之惡未知輕重台符既已奪官罷職而王振自外召爲省官今既含容未正其罪復於數月之間驟加進擢不惟賞罰不明不足以厭服衆心而王振天性刻深恐終不革舞法濫刑上負陛下寬恤之意欲乞寢罷除命別加選擇剛明端良之士以協公論

先是詔文彥博子貽慶居中可罷外任各與

在京差遣如未有闕即於員外添置三省欲特除貽慶都官員外郎居中宗正寺主簿並員外添置詔貽慶任都官員外郎可陞一省曹員外郎居中依奏癸丑貽慶改司封員外郎既而貽慶辭新命乞依舊爲白波輦運詔從所乞仍特與理轉運判官資序九月十五日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宣布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綜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其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弊不可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求進害民太甚者爾非欲使之漠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則臣謂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者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

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隳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又言臣先準朝旨看詳訴理熙甯以來罪犯并元豐後來探報斷遣公事應事涉寃抑情可矜憫並許上聞數內一件制勘太學公事龔原等二十二日已具看詳事理奏聽指揮去訖伏緣事有未盡須至論列臣謹按太學公事本因學生虞蕃就試不中狂妄躁忿上書告論學官陰事自此起獄又因勘官何正臣迎合傅會將赦前狀外於法不該推治之事奏乞皆行推治親畫特旨依奏自此獄遂大熾上自朝廷侍從下及州縣舉子遠至閩吳皆被追逮根株證佐無慮

百千人無罪之人例遭箠掠號呼之聲外皆股栗臣聞論者謂近年慘酷冤濫無如此獄其所坐贓大率師弟子贄見之禮茶藥紙筆日用之物皆從來學校常事雖經有司立法而人情踵故未能遽革盡以監臨枉法當之終身放廢可謂已甚其間雖有實負罪犯之人終以下訐其上事發不正獄官希合拷虐太過故雖得其罪論者猶不以爲直又況學士大夫不堪囚辱類多引虛自誣並坐重責深可嗟憫臣所看詳緣止是據案考事而獄吏等從來鍛鍊文案惟恐平反故首尾牢密曲直莫辨況此獄出於正臣希功用意尤極巧詆今雖已具案內事狀奏聞然在於實情天下之所知者有所未盡若不曠然加惠一切昭洗止用有司看詳之文誠恐冤

抑不申不足上副聖仁矜恤之意臣愚不勝拳拳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太學制勘命官舉人等優賜恩旨等第除落罪名又言見今看詳訴理所若於公案內見得冤抑或可矜事狀即本所自可陳奏其雖有冤抑可恤之情眾所共知而案內文致完密非看詳所能見如此獄者若有司不能以事實上聞則冤者無由可伸臣待罪言路義不可以避嫌自默惟陛下酌情制事毋拘常法特與優加除雪以示寬大仍乞作特旨施行（摯前章乞立監司考績之制後章特寬太學獄奏議相屬在乞召張方平陪祠前劉仿等所次行實稱用是罪多減貸及行實乃行實亦聯書之新錄摯傳蓋因法竟立與否傳及行實俱不言也今并取二章附八月末徐更考也）宰臣司馬光言故職方員外郎張述在仁宗朝嘗議建儲今其家無人食祿詔述子申伯特與太廟齋郎故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亦嘗具奏乞建儲忘身狗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知乞依述例特與洙一子官（錄張述後在五月已未錄陳洙後在五年五月四日）